

# 德尔塔行动

● [美] 韦尔伯·史密斯著

李聿 姚键 惠西成译



重 庆 出 版 社

I7.2.45

882953

<153>

~~882979~~

# 德 尔 塔 行 动

[美] 韦尔伯·史密斯 著

李聿 姚键 惠西成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重庆

## THE DELTA DECISION

By Wilbur Smith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First Signet Printing, February, 1982

---

根据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尹向泽

封面设计：李建国

〔美〕韦尔伯·史密斯 著

李聿 姚健 惠西成 译

德尔塔行动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 插页4 字数339千  
1987年1月第一版 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0

\*

ISBN 7-5366-0206-5

I·31

书号：10114·288

定价：3.1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英、美合力组建的国际反恐怖组织特种部队——大力神部队与国际恐怖集团之间的斗争为背景，描写了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暴力、理智与歇斯底里之间的殊死斗争。该书故事性强，结构奇巧，人物刻画细腻，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与追逐国际恐怖组织头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悬念丛生，令读者悲喜相随。

在塞舌尔共和国<sup>①</sup>的马埃岛维多利亚机场上，仅有十五名乘客在等待着英国航空公司的过境班机。

在办理离境手续时，十五名乘客中有两对男女总是形影不离。他们都很年轻，皮肤被太阳晒得红黑，看来在这个岛国乐园的度假使他们显得极为轻松愉快。四人中有一位姑娘，她那自然优美的身段和光彩照人的相貌，使得她的同伴相形见绌。

她高高的个子，修长的四肢，匀称的脖子上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她把浓密的、光灿灿的金发编成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上。阳光给她的皮肤涂上了一层金子般的色彩，她的整个形体散发着青春健美的气息，象一朵怒放的鲜花。

她走起路来像一只扑食的猫，腰肢优美地扭动着。一双赤脚踏拉着一双开口拖鞋，高高隆起的乳房在她那薄薄的T恤衫下有力地颤动着，滚圆而结实的臀部将一条牛仔短裤胀得紧绷绷的。

T恤衫的前襟上印有“我是一颗相思果”的字样，下面是一个海椰子的图案。

当 she 将印有金鹰的美利坚合众国护照递给办公桌对面那位黑皮肤的塞舌尔移民处官员时，他对他的微笑真是甜美极了。但当

<sup>①</sup> 塞舌尔群岛系印度洋中的岛国。

她转身同她的一位男伙伴讲话时，却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她收回护照后，便领着其他三位同伴朝安全门走去。

在那里，她再次对塞舌尔警方两位负责武器检查的官员展开了微笑外交，随手从肩上取下网包。

“你们要检查吗？”她问，那两位官员同声笑了起来。网包里装有两个特大的海椰子。这种奇特的水果，每一个有两颗人头那么大，是这个岛国最有名的旅游纪念品。她的三个伙伴的网包里也都装着这种热带水果。警察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只是马马虎虎地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了他们帆布包里的手提行李。探测器对其中一个包发出了尖厉的啸声。提包的主人是一个小伙子，他很不好意思似地从提包里拿出一架小型尼科玛相机。大家笑得更欢了。警察挥了挥手，让他们进入了候机室。候机室里早已挤满了中转乘客，他们是在毛里求斯乘上这班飞机的。透过候机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那架巨大的波音747飞机停在跑道上，油车正在给它加油，整个机身被探照灯照得通明。

候机室里已经座无虚席，于是他们四人便站在一台吊扇下围成一个圆圈。天色渐渐黑下来，空气也变得潮湿起来，这样一大群人挤在这个不透气的候机室里，空气里混杂着烟草味和人体发出的汗味。

那位金发女郎愉快地同伙伴们交谈着，不时引出阵阵大笑。她比两个男伙伴还高出几英寸，比另一位姑娘则要高出一头多，在这个圈子里，她仿佛是鹤立鸡群。他们很快便招来了其他几百乘客的注意。自从离开检查口进了候机室以后，他们四人的举止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好象搬开了绊脚石似的，他们显得有点悠然自得了，朗朗的笑声中包含着某种狂热的兴奋。他们在候机室里没有片刻的安静，两只脚不停地击踏着地面，双手不断地摆弄

着自己的头发或衣角。

他们显然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给人一种不容外人插入的亲密无间的印象，然而，中转乘客中有一位男人仍然抛开了他身旁的妻子，站起身来，穿过大厅向他们走去。

当走近他们时，他问道：“喂，能讲英语吗？”

他是一个体格魁伟，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一头浓密的铁灰色头发，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给人一种因事业顺利、经济宽裕而踌躇满志的印象。

这个严密的整体很不情愿地为他开了一个口子。那个金发女郎仿佛是他们的全权代言人似的出面应答道：

“当然，我也是美国人。”

“真的吗？”他咯咯地笑了两声，“哦，也许你知道，”他带着明显的赞赏打量着她，指着她脚边的网包里的果子问道，“我仅想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金发女郎答道：“这是海椰子。”

“哦，我以前听说过。”

“他们称这些果子为恋果，”她说着蹲下身去解开了脚边那个沉重的网包，“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她说着将一个海椰子递给他看。椰子的两半结合在一起，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人的两瓣屁股。

“这是背面。”她微笑着，露出了满口的白牙，看上去就像是精制的细瓷。

“这是前身。”她将海椰子转过来，让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完整的女性的下体。事情已经很明显：她是在撩拨他，揶揄他。她调整了一下姿式，将腹部微微朝前挺了挺，那人的眼光便不由自主地滑向她那凸起在蓝色牛仔裤下的三角区，牛仔裤的中缝将那块

三角地带分成了两半。

他微微涨红了脸，张开双唇，不自觉地轻轻吸了一口气。

“公树还有一支同你的手臂一样长、一样粗的雄蕊。”她那瞪得大大的眼睛象是两朵盛开的三叶紫罗兰，忽闪忽闪地闪着蓝光。此时，在候机室的另一端，那人的妻子起身朝他们走来，她凭女性的直觉感到有点不妙。她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因怀孕而显得臃肿、笨拙。

“塞舌尔人会告诉你，在月圆时，公树会拔出根来，绕着母树调情和求偶——”

“同你的手臂一样长，一样粗，”她旁边的那位黑发小个子姑娘微笑着说，“哎唷！”小个子也在寻他的开心了，两位姑娘有意将目光盯在那个男人的前身下方。他有点惶惑不安了。他的窘态招来了他两侧那两个小伙子吃吃的讪笑。

他的妻子来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她那生了痱子的颈部，因气愤而变得更红了。她的上嘴唇上沁出了一些小小的汗珠，看上就像透明的水泡。

“哈里，我觉得不舒服。”她温和地抱怨说。

“我得走了。”他如释重负地嘟哝了一声，他的派头和自信动摇了，他搀着妻子的胳膊走开了。

“你认识他？”那个黑头发姑娘用德语问道。她的声音很低，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金发女郎同样也用德语轻声答道：“哈罗德·麦凯维特，一个来自福特沃思的精神病医生。他在星期六早上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闭幕词。”她解释说，“这是一条大鱼，一条很大的鱼。”她说着真像猫似的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这是星期一的夜晚，候机室里的四百零一位乘客中，有三百



六十人是医生和他们的妻子。这些医生中有不少是世界医学界的名流，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欧洲、英国、美国、日本、南美和亚洲。二十四小时前，他们刚在马埃岛以南五百英里的毛里求斯结束了国际医学年会。这班飞机是会议结束后第一班离境的国际班机，早在会议期间所有的座位都被预定满了。

“英国航空公司的070次飞机准备起飞，请中转乘客从正门登机。”广播员的声音带有克里奥尔人的乡音，听起来柔和得像唱歌似的。候机室里的人群纷纷向入口处涌去。

“维多利亚指挥塔，这是070机组，请求点火起飞。”

“070机注意，准备起飞，滑行跑道01，请调整方位。”

“请将我们的飞行修改计划电传内罗毕，登机人数是四百零一人，座位已满员。”

“罗杰，你们的飞行计划已经修订。”

这架巨大的飞机翘起头来慢慢地调整着方位，与此同时，头等舱里的指示灯亮了，要求乘客停止抽烟。金发女郎同她的一个伙伴并排坐在宽大的座位里，座位号是1A和1B，恰好处于驾驶室与头等舱之间的隔舱边。这对男女目前占有的座位是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定了的。

金发女郎点头暗示后，那个小伙子便俯身挡住了他们身后乘客的视线。只见她从网包里拿出一个海椰子放在大腿上。

这个椰子先前曾被人沿自然的纹路小心地剖开，挖去了其中的白色果肉，吸干了奶液一样的果汁，然后再将其粘合。若非仔细检查，很难发现接缝处有什么异样。

金发姑娘把一个小小的金属片插入海椰子的接口，使劲一撬，

只听到一声细微的卡嗒声，海椰子便像复活节彩蛋<sup>①</sup>一样分成了两半。

在这个装有夹层，中间塞有泡沫塑料块的外壳里，是两个光溜溜的鸡蛋状的铅灰色物体，每一个都跟垒球一般大小。

这是东德制造的两颗手榴弹，上面印有华沙条约国的统一编号。每颗手榴弹的外层都是用强化塑料制成，这种材料常常用于地雷外壳，可以防电子金属探雷器。涂在手榴弹上的黄线表明它们不是燃烧弹类型，而是一种威力极高的炸弹。

金发姑娘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右手解开了安全带，不声不响地溜出了座位。当她摇摇摆摆地掀开门帘走进服务间时，其他乘客们只是羡慕地打量着她的身姿。她一走进服务间，身上还捆着安全带、坐在折叠椅上的事务长与两位空中小姐都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她。

“对不起，女士，我得请您回到座位上去，等机长灭了安全灯再来。”

金发女郎抬起了她的左手，让事务长清楚地看到她手中那个亮闪闪的灰色鸡蛋。

“这是一种特制手雷，专门用来杀伤坦克手的。”她平静地说道，“它可以将整个机身象撕纸袋一样地炸开来，其爆炸威力可以使五十码以内的人无一幸免。”

她观察着他们的脸色，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怖的神色。

“炸弹出手三秒钟后定时装置就可将其引爆。”她有意停顿了一下，她的眼中闪现出亢奋的光辉，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她指着事务长说：“你带我去驾驶舱，其余二位呆在原地。”

---

<sup>①</sup> 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复活节期间，基督徒常互赠彩蛋作为礼物。

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说。”

装有各种电子仪器仪表的驾驶舱显得过于狭小，仿佛容纳不了它的操纵人员似的。她的出现，使舱里的三位操作人员惊诧地转过身来看着她；她也再次抬起手，让他们看清她手里握着的東西。

他们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接管这架飞机。”她说，然后，她对飞行机械师说，“关掉所有的通讯设备。”

机械师飞快地扫了机长一眼，见到机长微微点了点头，便立即从命，关掉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先关掉甚高频机，其次是高频，最后关掉了超高频。

“还有卫星转播系统。”姑娘命令道。他看了她一眼，为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感到吃惊。

“不准触动地面监听器。”机械师惊愕地看着监听开关。在公司之外，没有人，也不该有人知道这个特殊的联络渠道。只要他右膝下的开关一接通，就可以向希思罗机场控制塔连续不断发出报警，并能使机场人员监听到驾驶舱内的任何谈话内容。可他不得不将手抽回去。

她准确地指着机械师头上方的一个盒子说：“拔下监听线路的保险。”机械师再一次看着机长，可姑娘的声音就象蝎尾般地螫人。

“按我的吩咐做。”

他细心地拔下了保险。她也略略地松了一口气。

她吩咐说：“讲一讲你们的航行许可范围。”

“我们获准用雷达导航飞往内罗毕，飞行高度在三万九千英尺内可自由调节。”

“下次通报‘飞行正常’是什么时候？”

飞行正常通话是飞机通知内罗毕机场控制塔的飞行报告，以确定飞机是否按飞行计划正常工作。

“在十一分三十五秒钟之后。”机械师是一个满头黑发，相貌标致的年轻小伙子，深深的眼窝，白净的皮肤，职业训练使他的动作敏捷而准确。

姑娘转身向着这架波音飞机的机长。两对目光相遇了，他们开始相互打量着对方。机长卷曲的头发与其说是黑色的，不如说是灰色的，覆盖着那颗圆圆的大脑袋。他有牛一样粗壮的脖子，农夫或屠夫一般红润而健康的脸庞。他的眼神很镇定，举止也一点不慌张。他是一个需要严加防范的人物，姑娘立即认识到了这一点。

她慢慢地说：“我需要你明白，我是这次行动的全权负责人。我希望能有机会为我的事业捐躯。”她深蓝色的眼睛毫无惧色地盯着机长，她也看出了机长眼里流露出的敬意。这很好，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机长点了一下头，说道：“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

“你的职责是对机上四百一十七位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她接着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答话，“只要你毫无保留地执行我的命令，他们都会很安全，我可以担保。”

“那好吧。”

“这是我们新的目的地。”她递给他一张雪白的打印卡片，“我需要一份新的气流预测表和抵达时间表。在下一次通报‘飞行正常’后，你们要立即调整飞机航向。下一次通报的时间是——”她回头探询地看着机械师。

他准确地说：“九分五十八秒之后。”

“还有，我要你们在调头时尽量保持机身平稳。我们不希望

任何旅客的香槟溅出酒杯，是吗？”

她在驾驶舱里才呆了短短几分钟，就同机长建立起一种异乎寻常的微妙关系了。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既有不情愿的尊敬，也有明显的敌意与异性的诱惑。她事先曾精心考虑过自己的穿戴，以便能显露出她的肉体美。此刻，她很兴奋，她的一双乳头变硬了，颜色也变深了，带着某种神秘的魅力象是要从她那件薄型棉织衬衫中蹦出来似的。同时，她身上发出的那股成熟女性的肉体馨香，也由于兴奋而变得更加浓郁，充溢着整个驾驶舱。

好几分钟没有人说话，最后是机械师打破了沉默。

“离通报‘飞行正常’还有三十秒钟。”

“好，打开高频，通报。”

“内罗毕指挥塔，这是070机。”

“请讲，070机。”

“飞行正常。”机械师对着话筒说。

“知道，070。四十分钟后再报告。”

“070明白。”

金发女郎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好了，关掉对讲机。”然后她对机长说：“关掉飞机导航器，手控调整航向。看看你能飞得多么平稳。”

这个弯转得极为漂亮。飞机在两分钟内调转航向76度，连平衡仪上的指针也没有晃一晃。航向调整完毕后，姑娘第一次笑了。洁白的牙齿反射着绚丽的阳光。

“好极了。”她冲着机长笑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机长踌躇了片刻后回答说：“西里尔。”

“你可以叫我英格丽德。”

近几天来，除了规定的手枪和各种自动火器的射击训练外，

彼得·斯特利德刚组建的部队还没有固定的训练科目。然而雷神部队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成员，甚至包括技术人员，敢于逃避每一天的打靶练习。

除了参加射击训练，彼得的一天安排得满满的。首先得通过他的指挥座机内刚安装好的电子通讯设备发布一系列简短的命令。一切就绪之后，半个上午过去了。接下来他刚好能准时赶到赫尔克里式运输机主舱参加他的突击部队的白天演习。

彼得同第一批十人一起跳出机舱了。他们是从五百英尺的空中跳下来的，降落伞到了离地面仅几秒钟时才突然一下张开来。然而一股强大的侧风仍然将他们吹散了一点。第一批着陆并没有达到彼得的要求。他们的预定降落点是索尔兹伯里平原军事区域上一幢孤零零的废弃的后勤供应点，从起跳到落地花了二分零五十八秒钟。

“如果他们在这里劫住人质，我们抵达时刚好够得上替他们揩干血迹。”彼得严厉地对他的部属说，“重来一遍！”

这一次，他们比上次缩短了一分五十秒，着陆时的队形控制得很好，紧紧地逼近了那幢房子。同雷神部队的二号人物科林·诺布尔率领的突击队相比，也要快出十秒之多。

彼得在祝贺大家取得了好成绩的同时，也挖苦了军运状况，因为他们现在得步行五英里回到机场跑道，每人都是全副武装，并且外加一个使用后折叠成一个大包的降落伞。

那架赫尔克里式运输机本当提前等待着载他们返回基地，但当飞机着陆，滑入跑道尽头的秘密基地时，天早已黑下来了。

对彼得来讲，眼下他实在想将汇报工作丢给科林·诺布尔去做。他的司机肯定已在克洛伊登火车站接到了梅丽莎·珍妮。而

她呢，也肯定早在那间新别墅里等待着他，那里离基地大门仅有半英里的路程。

他有六个星期没有看到她了，自从出任雷神部队的指挥官以来就未见过她，因为他不让自己有一天的偷闲。现在他既感到有点内疚，同时又感到应该放松一下。于是在将指挥权交给科林·诺布尔代理之后，有好几分钟，他的心情都是矛盾的。

科林问道：“你打算到哪里度周末？”

“她明晚要带我去听一个流行音乐会——仍然是‘活幽灵’一类。”彼得嘿嘿地笑着说，“似乎我只有听到幽灵，才证明我是活人似的。”

科林告诉他说：“代我问候并亲吻梅丽莎·珍妮。”

彼得很中意他新找到的稳居别墅。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官宿舍和食堂里度过的，总是同大家混在一起。恰好，这次担任指挥官给了他一个脱离集体生活的机会。

虽然从基地出发只需驱车四分半钟就能到达那幢别墅，然而，那里却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房里的家具齐全，而房租却低得使他吃惊。别墅座落在一条宁静的小径尽头，在高高的狗蔷薇篱笆之后，在那未经修剪而自然蔓延的花园中。几个星期以来，这里已成了他的家。在这里，他总算能解开他的书捆了，他收集图书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他保存着这些书籍，就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将这些书堆放在前屋的写字台上或搁在床头的桌子上，他感到无比的快慰，尽管一直难以找到时间来大量阅读。新的工作比想象的要棘手得多。

梅丽莎·珍妮一定是听到了他这辆罗弗牌轿车的轮胎在沙石地面上的磨擦声，她准是一直在候着这个声音。她从前屋出来跑上了车道，直扑入轿车的前灯光柱中。彼得简直忘了她会这么漂

亮，只感觉自己的心突然一下捏紧了。

他下了汽车，她一下便扑到了他怀里，双臂紧紧地搂住了他的后背。他紧紧地抱住她，有好长一段时间彼此都讲不出话。她是如此的苗条和温柔、她的肌体内搏起青春和生命的活力。

最后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起她的脸庞来。一双紫罗兰色的大眼睛闪烁着幸福的泪花，此时她禁不住大声地抽泣起来。她已经成熟了，具有老式英国妇女那种腼腆美。在梅丽莎·珍妮身上永远找不到青春期那种狂热的感情冲动，甚至连青春期女孩常有的粉刺也没有了。

彼得庄重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他亲切地嗔怪道：“当心汽车压死你。”

“唔、爸爸，瞧你大惊小怪的。”她破涕为笑，掂起脚尖在他的嘴上重重一吻。

他们在克洛伊登一家意大利风味的餐馆里吃烤馅饼和木薯粉。梅丽莎·珍妮在饭桌上说个不停。彼得边听她谈话，边打量着她，她的风采和青春活力，激起了彼得心中的无限爱怜。她还未满十四岁，这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从体形上看，她已完全发育成熟了，白色鸡心领运动衫下的胸部已不再是含苞未放的小花蕾。她将自己打扮得像是一个比实际年龄大出十岁的妇女，要不是她不时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说几句孩子们专用的俚语，谁会相信她还不到十四岁呢。

回到别墅小屋后，她调制了两杯奥维马提尼酒。他们坐在火炉边啜饮着，一边商量如何度过这即将来临的周末的每一分钟。同往常一样，大家都谨慎地回避着那个不愉快的话题——他们关系中不成文的禁忌——梅丽莎的母亲。

睡觉的时间到了，她走过来，坐到他的腿上，用手指抚弄着



他脸上的皱纹。

“你猜你使我想到了谁？”

“谁？”他感兴趣地问道。

“加里·库珀——当然，他要年轻得多。”她急忙补充道。

彼得笑出声来：“当然啰。可你打哪里听说加里·库珀的？”

“电视台上周播放的星期日电影就是库珀主演的《正午》。”

她再次吻了他，嘴唇上散发出白糖和奥维马提尼酒的香味，她的头发也散发着迷人而清新的馨香。

“可是，爸爸，你多大年龄了？”

“我三十九岁了。”

“那还不算太老。”她含含糊糊地安慰他说。

“可有时却象恐龙一样的老——”就在此刻，他空杯子旁边的通讯遥控器发出了刺耳的电子讯号声，彼得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恐惧感。

但愿现在没事，他想。他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同她在一起了。

遥控器仅有香烟盒一般大小，一个圆球式的指示灯闪着红光，固执地发出嘟嘟声。女儿仍坐在他的大腿上，彼得很不情愿地拿起遥控器，接通了微型对讲机，按下了输入键。

“雷神一号。”他说到。

回答的声音很小，模糊不清，对方的机子大概已处于传播距离的极限了。

“斯特利德将军，大力神命令准备实施阿尔发行动。”

又是一次假警报，彼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上个月就有十多次阿尔发，可为什么偏偏今晚又来捣鬼。阿尔发是一级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队进入机舱，作好一切反恐怖行动的准备工作。